

晉書

二十九

○藝術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珥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統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麻香

鳩摩羅什曇曇

臺產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直符彌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分以多端變愈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滿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龍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于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

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无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字道元麻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无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興擯銜辟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麻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无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麻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幼年當割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元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



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元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弥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郎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為眇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道守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大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婦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為人短陋无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天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

晉列傳六十五

使覷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雁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隊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与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水作乱水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止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眎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道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燬水火相煎以

故受害耳道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為丞相令
史時司馬賜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賜後果坐吏免官
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山太守振武將
軍賜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无宅賜果為徐龕所逼
不得之郡元帝增賜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賜不行賜乃稱病收付廷尉
俄而因赦得出康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
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一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二月反國范蠡稱在陽
之前當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為
吳所囚雖當時遂媚負懷怨憤彘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天
王內无咎外无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无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
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誰請洋為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
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誰城
東至麻陽南方有反者王溥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殺而絕其
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

晉書卷六十五

三

救之約曰振往日相殺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
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
約義之即石振賜洋米三十石至月十三日石勒騎果到誰城
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
必敗約音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魚延求當之洋曰不
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
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為下邑長時忽國之反逐太
王辛德在南方西受自刑梁在誰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
風而雷西行誰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
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二年正月有大流
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
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
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後宜傳檄所部應詔

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誰城虛曠宜遠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士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九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无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使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旣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

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其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二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郵默據益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必月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命與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省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省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省見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自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省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省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

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
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脊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脊遂為
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大尉陶侃留之
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月災惑守曹昂昂至今今年四月積五
百餘日昂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災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一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昂昂畢為邊兵主胡夷
故置天弓以射之災惑逆行司无德之國石弘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
殘害今年官與天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三星
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
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九角九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
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與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
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无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
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伐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
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

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
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
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
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
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
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
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
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且遠值羅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
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鷲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
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
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无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
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于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為
邾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
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

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无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為天下亥為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病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音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西平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竟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鞞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鼃數

于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一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忿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劊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无不且驗于寶

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李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誰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智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攜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數母辟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遲靈之思

晉傳六十五

七

可為一卦智入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并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享也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康末為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能字叔罷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能字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能諸生謂為失火能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能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能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能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能乃使諸生

著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家從北出得脫後為成都王穎所辟穎使能射覆物无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李易卜屢有驗高于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誠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晷半日午時必當有雌雄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晷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雄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踈無復此類後為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鄉筮之鄉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鄉曰既必不停宜以攘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死白者鄉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玄雷車耳无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野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无恙

隗招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龍其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招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龍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嘗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招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絆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

尺妻還掘之皆如下焉

卜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相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其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珣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晉傳六十五

九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由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李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无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

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
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昌
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
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須
逾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已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
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皆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
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
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龍興仲儒女
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
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宜自寂然有頃顧謂猗
曰扶夫人令起猗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
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
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盃令食
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

晉書卷六十五

十一

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
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
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
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
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
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之傾覆
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
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
可采免遺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
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
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
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
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

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
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
伐輒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
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
略有區夏已應為師目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
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
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
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
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无寇何
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遁潛避至黑略
舍語子弟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見
澄不得使還報勒勒譙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
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
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

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
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悉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有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
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其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聲鳴云
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
豈可獲乎更遣婁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
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
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
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
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
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齋齋七日取
麻油合燕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醵曰有重馬
其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

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帝崩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誠勤
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填無食
葱俄而有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
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
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
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
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
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
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
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
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道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
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行過季
龍下書科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
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

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祀其百辟卿
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
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
於鄉長祀應從本俗佛是我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
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
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
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
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
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
往視果已得疾太醫郭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
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
曰和尚神通僅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季龍謂弟
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僅有所過汝當止
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白事

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感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園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塗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元龜時忽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書寢夢見羣羊乃身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

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嘑之久之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乘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韜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澄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窺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令如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為彗星下掃郭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

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 身詳
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毀乎毀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斂石
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推冠髮髻髻微
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坐其於鄴西紫陌還
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吞不得又曰得二年一月乎自吞不
得遂死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
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閔季龍
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无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
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著
麻襦衣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
置大路云節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
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

多日傳六十五

十四

了无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毀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
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級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
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齋苗葉斂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亦
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玄哲雖存
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
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
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儼
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毀下即謂此也及元帝
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鹿麕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
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
之初无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日行七百里其二沙弥年十四行亦
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
門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

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曰服鎮守藥數丸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伏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二升而已自云能療自疾就瘠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北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表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君主上當如蟬蛻耳乃為之焚貝云

黃泓字始長魏郡丘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且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脩明虛懷引納且識三巨貝久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

指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甄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其重之石季龍攻甄甄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先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甄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成敗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甄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儁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閔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敷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敷弥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无為多事多事多患遂

詭言虛說无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老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无門也三周二其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元初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與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桶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著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

未歸而火作素綏夢東有二角書曰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用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府肉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子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无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无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无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符堅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譙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眾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未復見於青州

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之交游隱于東陽谷斲柴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眾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慙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无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符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登定

六十五

十七

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那可以行矣嘉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符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曰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符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郭摩音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摩筮之摩音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疑乃申約屬蜀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疑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疑以告摩音摩音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符堅末

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麋首曰其祥安在麋首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
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
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麋勸光襲
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龍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
僥倖以邀成功麋首不可從誤入大事麋首曰若其不捷麋首自伏鈇鉞之誅
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密謀光
將伐之伏乾歸麋首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 必无功終當覆敗太
史令買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麋首麋首密謂光曰
昨有流星東隊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真安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
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
其神驗光以麋首為散騎常侍太常麋首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
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麋首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
之如不及麋首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之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
尚為涼州刺史終如麋首言麋首之與光相持也逃之稱呂統病死麋首曰未

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麋首嘗曰涼州謙光歿後當
有素頭鮮卑居之終於秃髮俸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麋首性偏酷不為
士庶所附戰敗奔之伏軾歸軾歸敗入姚興麋首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
南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
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
才悟明敏諸國文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
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
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
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
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
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士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
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
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无利

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无恨母至天竺道成進兵第三
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僊母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
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大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
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
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
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勦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
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
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
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
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
大雨淋漓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
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
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
其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

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眾討之時論謂業等為合纂有威聲勢必
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騰起
兵篡業大軍輕還復為騰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
有外國道人羅云能差資病光善給賜甚重羅什知又誑詐告資曰
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宜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
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
繩又療果无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二頭龍出東
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系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
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
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
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
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
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羅
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日既覽舊經多有繆誤於是興使沙門僧

叡僧盛華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嚴才識
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母為慧嚴論西方辭禮商略同異云天竺
國俗甚重文制其言商體韻以八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替德經中
偈頌比日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
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推為姚興著實相論二
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
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斷須婦人興乃召宮
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
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千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
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至
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
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
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念乃口出三番神祝令外國弟子誦之
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與見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
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晉書卷六十五

二十

盡心方復後世則捨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沙門曇曇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偃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
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
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至言人死生貴賤无毫釐之
差人或藏其錫杖曇曇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
能測也每謂偃檀曰若能安坐无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
好殺禍將及已偃檀不能從偃檀女病甚請救療曇曇霍曰人之生死自
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偃檀
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偃檀命
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字國樵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
洛書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
山兼善經學涉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

直言之士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
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
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畧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
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弥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
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
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耶糜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
及致斃中途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
什既北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
非取嘗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
受教神方遂能厭勝攘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
焉然而願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音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
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縉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顓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子孟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苻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呂紹妻張氏

涼武昭上李玄盛后尹氏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一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

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微列兼劭柔順无愆隔

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媿納夏盛望山有娥有新妻廣隆躬之業大

姪大姒衍昌姐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直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

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矢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

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叔少君之從約礼子孟光之苻隱

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宜閨範有裨

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大

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

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

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

喜何以能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奏宣帝將誅爽因其

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

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尔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故曰然則敞无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敞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夏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曉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贅居子植女韓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郊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十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

突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其後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憚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曉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媵之為繼室事舅姑其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成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无餘貲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是元妃理從葬不可使孤魂无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

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生子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浚具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置魚梁以一掛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奇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各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死禮於尔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驥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焉夫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我俱

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令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道守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常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其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而顛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

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五目前
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
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
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
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
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大僕

尹虞三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為弢所
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
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
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二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
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魚陽山獲免自詣覽
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
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
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東角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
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
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
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復有封胡竭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竭謂
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霧經心為天
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
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
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
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因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
濤自尔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

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髮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數簪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无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曾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母稱之以敵道韞有齊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止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登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詩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二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无胤嗣又无葦功之親憐化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歛既畢每時享祭无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媿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顓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量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无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玄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顓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内且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顓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絛以絳与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何無已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已心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已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詔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

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可促汝能如此吾讎取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弥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大保勅女也幼而聰慧書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敢習弥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繫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分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視前人也

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君平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无憂矣及娥死僞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慄既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尤狀害人父母而復以无礼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整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

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不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斬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斬氏將納斬為妾斬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進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子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五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曲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无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推棹夜則教逞然紡績无廢壽母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大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礼樂遺闕時博士盧愷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師切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

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无闕自非此母无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无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万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金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代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諛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大群

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騫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騫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貞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行以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死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龍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父戰殺傷其衆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无道前害吳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聘季妃

焉姊妹俱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望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意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无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羊咸以為然偽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无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鄉食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觀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理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慕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慕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慕于城西將出宮超慮贖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尔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且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右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

晉書列六十六

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異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蓋死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闕異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勤志令汝曹深慎五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居

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无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呂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度娉其女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度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尹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厲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篡之

十一

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王斬守節而就終斯皆其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縣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柔則載循六行爰照四德操繫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四夷

東夷

夫餘 馬韓 辰韓 肅慎 倭人 裨離等十國

西戎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天宛 康居 大秦

南蠻

林邑 扶南

北狄

匈奴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
肇承大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龍衣冠帶以辨諸華限要
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
蠻縣西宇而橫南極繫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元妄則爭
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諫莫不待以羈縻防
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
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公負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
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賙貢之禮於
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
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
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
錦罽以金銀飾要有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
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
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无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
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豹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
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
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
帝為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其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
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
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平夫餘後王衣羅遣頭龍求率見人

還復舊國仍請援龍上列遺督郵賈況以兵送之虜又要之於路況與戰大敗之虜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為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異一州禁市夫餘之人

韓種有三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為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與家共在其中无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斲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譟呼力作不以為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王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康元

晉六十一

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二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丘壘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琵琶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四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无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无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為布有樹名雜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无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无鹽鐵燒木

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无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數石及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主僇雞錦罽絁帛至武帝大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荅曰每候車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二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

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且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无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无爭訟犯輕罪者没其妻娶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乱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弥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一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君率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方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

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虜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彭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吐戎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吾果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千廆追思之作阿千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纒纒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

西晉傳六十七

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幕毼離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辯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无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次血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且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羆牛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倨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窟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魍魎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劔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堅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五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
十二人長子葉延嗣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為
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
將已屠贈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
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
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
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
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
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合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
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
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
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薛並驕必
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項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

晉傳六十一

五

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曰辟奚惡地曰吾王无斷不可以告於是因
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
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乱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
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
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
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乾歸拜為白蘭王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
卒不知政事不飲酒游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
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比日累之
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
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
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
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
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

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
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罷
少曰烏紇堤視罷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
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
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
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眾赴如歸
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龍涇巴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
罷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英雄競逐劉石虐亂秦隴彼沙涼然後飲馬涇
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
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
渭劫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
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子血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
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強初猶結好後
竟遣眾擊之視罷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
太子册

晉傳六十七

六

年小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頑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
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
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罷之子
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
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
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眾庶樂業號為戊寅
可汗沙漲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
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相控弦數方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
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眾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
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
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
屢為乞伏熾般所破又保白蘭慙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
熾盤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

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前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龍安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嘗略逐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晉傳六十七

七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符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万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大宛西去洛陽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為聘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幣而西具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噐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主藍瘦為大宛王藍瘦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一名犍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

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栴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皆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无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无定人性

至百傳六十七

凶悍果於戰鬥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娉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剪鬚鬚謂之孝燔尸中野謂之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推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亦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歧界小歧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又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具以覽見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京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

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大半又伐船調袍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文燕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卒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眾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眾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碗及金釭等物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所食且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

傳六十七

九

人混漬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舟入海混漬其語神祠得弓遂隨估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眾禦之混漬與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漬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脊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之類摠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既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董蠻南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比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縣綃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龍衣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

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氐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格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

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詔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且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二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自譚種赤勒種裨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鼓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比自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亦孫王右亦孫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比自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

最貴則有左曰逐右曰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基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基母覓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宵形宣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虜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并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百鞠之新降接帳連講充郊掩旬既而沸胥成俗鳴鏑為羣振鷄響音而挺火恣狼心而逞暴何植縱策弗沮於茲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

十一

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眾奄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万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夙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交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罷矯矯縕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羊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廐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裔而希華廐脊女媧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茲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逝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賴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